

漢書 十之十三

列傳

張良

陳平

王陵

周勃子嬰

樊噲

酈商

友侯嬰

灌嬰

傅寬

靳歙

周緜

張蒼

周昌

趙堯

任敖

申屠嘉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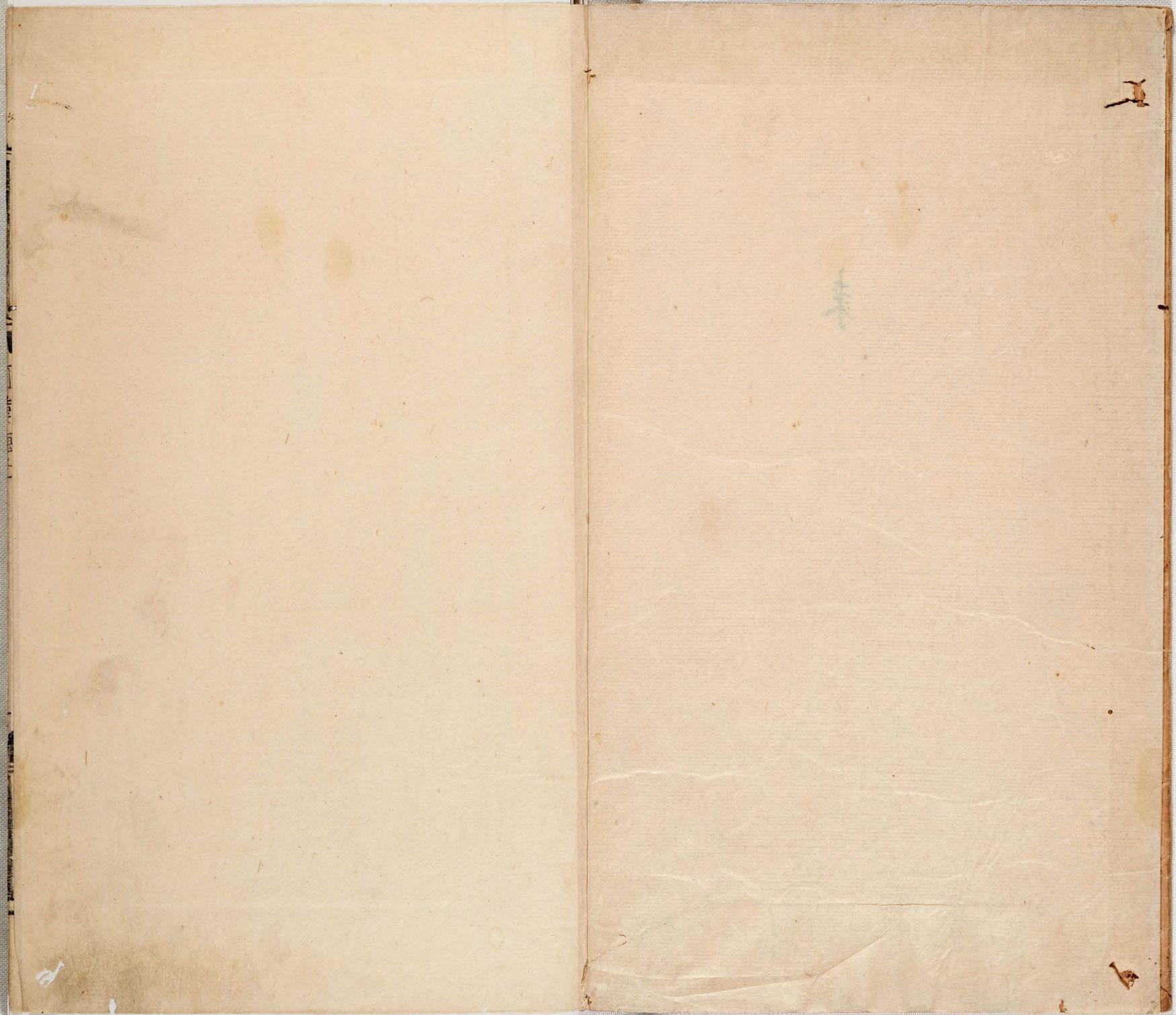
婁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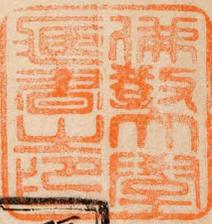
叔孫通

共三十六

0932	頁
3	重
18	書
佛教大學藏書	
第	302898 号







張陳王周傳第十

班固

漢書四十

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師古注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相父開地名也

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師古曰釐讀曰僖悼惠王

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

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第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

秦王為韓報仇以五卮相韓故師古曰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良嘗

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晉灼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長也師古曰二說並非蓋當時

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

帝東游至博狼沙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也今有亭師古曰狼音浪良與客

狙擊秦皇帝音千豫反字本作為誤中副車師古曰副謂後乘也

臣必曰按從水方得  
云江有泥及今有泥水  
縣字音詳里切據  
許慎說文云東楚  
理考為地在土部  
本從土傳寫蓋誤  
從泥合從土作履  
音下文隨其履  
泥下並作地字校定  
○劉敞曰多理名本  
實作地則履動毛  
緣解作地上疑泥  
亦向者願音而釋  
方楷之聲少賸釋  
作澇得之則泥  
字從水亦手為器  
校定亦宜從土  
○宋神曰日本泥從水  
張必改作土泥從水  
者是江有泥泥  
詳里五全補必泥非  
近胡且作地楷發字從水且碩傷多嘗同之且泥音願何所疑博說文從地蓋本字存後人從水未居義必改從土亦應  
注方泥水之泥又何以辨履之誤耶用此尤見張必之率再

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師古曰索搜也求賊急甚良乃

更名姓亡匿下邳師古曰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

服屣師古曰此音願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泥水之上也文

兼曰所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泥水也又非所

水服說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師古曰褐制若裘直墮

是矣師古曰直猶故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師古

其履泥下也師古曰直猶故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師古

也良愕然欲歐之師古曰愕驚見也反為其老廼彊忍下

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

還師古曰行一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

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

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師古曰放良令去戒以後

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

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

師古曰編謂聯文之也師古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

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師

曰已語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廼太公兵法良因異之

終之辭

常習誦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

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

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

屬焉沛公拜良為廩將服虔曰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

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為它人言皆不省師古曰良曰

沛公殆天授師古曰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共

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

宋本校李云  
浙本作矣而  
去  
劉敞曰怪字  
合在周上  
宋本校李云  
浙本校字  
有之字  
宋本校李云  
本編下有  
護字  
宋本校李云  
浙本校在  
陳留  
良  
宋本校李云  
沛本韓字  
有而字

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師古曰廣立六國項梁使良

求韓成立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

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

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揚熊

軍沛公廼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

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燒關下軍師古曰良曰秦

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師古

賈之人志無遠大譬猶儻豎故云賈豎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

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皆所以表已

音式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師古曰啗音徒秦將果

欲連和俱西襲咸陽師古曰欲與漢王和沛公欲聽之

宋氏校本云沛字  
讀字上有共字

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必危不如因其

解擊之師古曰解讀曰懈沛公廼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至

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

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

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

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

音工老反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

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

沛公廼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

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

有急亡去不義廼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良

宋氏校本云文資字  
同本作質

里手去字  
作距

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曰鯁生說我去關內諸  
服度曰鯁音七垢反鯁小人也臣贊曰楚  
漢春秋鯁姓鯁古曰服說也音才垢反  
 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師古曰卻沛公  
音丘谷反  
 默然曰今為奈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  
 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它  
 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漢元年沛公為漢主王巴蜀  
 賜良金百溢服度曰二十兩曰溢師古曰溢斤也珠二斗良具  
 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服度  
不盡與漢中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  
故請求之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道閣道也示天下無還心以  
 固項王意廼使良還行燒絕棧道師古曰還謂歸還韓

宋氏校本云蓋或  
作韓字

皆燒之也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  
 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羽  
 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  
 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廼  
 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  
 兵敗而還至下邑師古曰梁國之漢王下馬踞鞍而問  
其立功共破楚也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  
謂最勇健  
 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  
 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師古曰屬委  
 即欲掄之掄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

宋本曰敢字  
下殺有復字

里本曰宋  
二二三

宋史校本三四本  
持兵將

江王布而使久連彭越師古曰與相連結也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師古曰特獨也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撓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祀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師古曰伯讀曰霸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佩謂授與六國使也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良曰誰

墨本道作德

曲逆 漢書各列音惟五臣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保佳曲區句及逆音過程大昌廣繁秀云陳平封曲逆侯或漢曲逆如去過亦之某地理志中山國曲逆縣因滹水至城北曲而西流因名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則曲逆當以字據不當借音之指地志云之州北平縣東有十五里蒲陰故城是 六出奇計請損金行及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必出女子二千入解滎陽圍三也願足請封王信四也請偽造雲字待信五也今解白登之圍六也高紀集覽

宋史校本三四本  
持兵將

江王布而使久連彭越師古曰與相連結也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師古曰特獨也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撓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祀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師古曰伯讀曰霸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佩謂授與六國使帶也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良曰誰

宋史道作德

八不可高紀三年  
以向承良發八難

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著音直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式箕子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慎云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澹粟也散鹿臺之財臣瓚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許慎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殺事以畢偃革為軒蘇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

制其死不言  
伏食於堂  
握而殺信角  
在也 報李

宋史校本三四本

宋史校本三四本

宋史校本三四本

宋本校本云漸本天  
字上有示字  
宋和曰雜親戚漸本  
雜作尤尤者言其  
亦避而年雜之若  
只作雜字則不須  
用佳  
私謂衣服處佳言唯  
當三使楚疆大楚  
若疆則三國弱從  
勢之使焉得臣之同  
乎史記注獨可使楚  
羊疆則三國屈  
撓佳之

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壑晉灼曰在弘農閩  
鄉南谷中師古曰  
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圍三百里  
即謂此也其山谷今在閩鄉縣東南潮城縣西南去湖  
城三十里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  
夫天下游士左親戚棄墳墓師古曰左者言其乖避也而  
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唯  
無復立者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以封游士  
功勞之人故云無復立者唯發語之辭游士  
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  
可七矣且楚唯母疆六國復撓而從之服虔曰唯當使  
楚無疆疆則六  
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疆之者若復立  
六國皆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服說是  
也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  
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廼公事師古曰輟止  
也哺食在口

九列本  
作雜

中者也幾近也哺音捕幾音鉅依反令趣銷印師古曰趣讀曰促後韓信破齊欲  
自立為假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  
印語在信傳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戰  
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  
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  
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  
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  
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廼封  
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  
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  
望見諸將師古曰復讀曰復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

宋本校本云漸  
本和曰  
宋本校本云漸  
本和曰

傳曰美馬相傳  
逆中中後外竹  
人言之注西天般者  
聖化直唐云表且  
雖固之別路要假  
兇狂勝下行全維  
解御一顆米佳卷  
十方飛渡傳

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師

曰屬近也言近殆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

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

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

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上

廼憂曰為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

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

也師古曰每以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

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

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地

屬益州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師古曰群臣罷酒

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

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

西有穀師古曰穀山也背河鄉雒其固亦足恃師古

讀曰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

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穀函右隴蜀沃野

千里師古曰沃者澆灌也言其土南有巴蜀之饒北有

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阻三

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

下西給京師師古曰輓引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

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

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

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閉  
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  
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  
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  
常為上謀臣今上曰欲易太子師古曰言曰君安得高  
枕而卧師古曰安焉也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  
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  
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  
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圜公絳里李  
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媢媻士師古曰媢與媻故逃匿山  
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母愛金玉璧

帛今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師古曰  
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今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  
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  
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  
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廼說  
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君  
功位無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  
加益矣定天下梟將也今廼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  
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  
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  
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師古

劉敬曰子後人字加

空隙之時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夷平等也言故時皆齊等師古曰夷平等也廼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且布聞之師古曰輜車衣車也鼓行而西耳師古曰擊鼓而上雖疾彊載輜車卧而護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堅子固不足遣師古曰廼公自行耳師古曰乃於是上自將而東群臣居守皆送師古曰至霸上良疾強起至曲郵師古曰在新豐西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卧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

墨平已作曰

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師古曰所以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廼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師古曰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召戚夫人指視曰師古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廼主矣師古曰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

服水王一林三符通記  
編注水玉

楚舞吾為若楚歌師古曰若亦汝也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

師古曰鴻鵠音胡督反反羽翼以就橫絕四海師古曰就成也絕謂飛而直度也橫絕

四海又可奈何雖有贈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繳弋射也其矢為贈贈音增

繳音之若反歌數闕師古曰闕盡也曲終為闕音口穴反戚夫人歔歔流涕師

曰繳音虛敬音稀又音許氣反上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

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

服虔曰何時未為相國良勸高祖立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師古曰從音千

容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良廼稱

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

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

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

李本三浙李北作記

仙人號也神農時為兩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交帝少女追

之亦得仙俱去廼學道欲輕舉師古曰道謂仙道高帝崩呂后德良廼

彊食之師古曰食讀曰飢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師古曰解

在魏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薨謚曰文

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

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

葬黃石海上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

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師古曰陽武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少時家貧

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

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

陳平傳列  
史記卷六十二

前漢書

此句魏豹傳  
亦有

李本作

糲糶 韻會 糲字  
注堅麥子麥之磨  
 不碎者春磨之入  
 而里无之增韻里  
 麥中不破者之文  
 糲糶之陰音食糲  
 糲字今亦作人糲  
 度屑者糲或  
 作糲杜以糲民  
 糲糶宋韓文公  
 士不厭糲糶亦依  
 糲文作糲糲平  
 付亦食糲糶  
 耳通作糲

社 聖王五年 充  
社聖王五年 充  
 利聖王五年 充  
 所自立社 注社  
 曰二十五家為一社  
 而民或五家一社  
 共為田社是私社

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益  
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音灼曰  
覈音統京師人謂麤屑為統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  
 聞之遂其婦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  
 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  
 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  
 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師古曰視而平亦以  
 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廼負郭窮巷師古曰負以席  
 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徹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  
 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師古曰不事一縣中盡  
 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  
 乎卒與女為平貧廼假貸幣以聘師古曰貸予酒肉之

宋校李三  
 李孫子二  
 字劉敘曰  
 吾欲以女陳  
 乎下少一  
 字

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  
 事廼父事嫂如事廼母師古曰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  
 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師古曰主分肉其均里父  
 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  
 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畧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  
 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服虔曰謝語其從少年往  
 事魏王咎為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  
 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張晏曰禮  
 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殺王反楚  
 項羽廼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殺降而  
 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師古曰悍賜金二十溢居

社 聖王五年 充

師古曰悍

平九妻朱邑信法  
敞与邑書曰昔陳  
平雖買須魏信  
而後進韓信雖  
奇賴蕭公而後  
信臣信士之表私

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漢攻下殺項王怒將誅定殺者平懼  
誅廼封其金與印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度  
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  
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羸而佐刺船師古曰自  
無所懷挾般人知其無有廼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  
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為中涓受平謁  
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  
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師古曰說問  
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  
典護軍諸將盡讜師古曰讜踴而議也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  
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

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  
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  
曰師古曰舊說云絳灌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平  
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  
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孟康曰飾冠以玉  
有聞平居家時盜其嫂師古曰盜猶私也事魏王不容立而歸  
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師古曰中音竹仲反今大王尊官之令護  
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  
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  
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  
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如淳曰孝  
子有孝行師古曰尾生古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  
之信士一說即微生高

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  
利國家耳師古曰顧念也盜媿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  
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師古曰遂猶竟也今又從  
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  
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婁之昆  
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天  
王子孫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  
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  
骸骨漢王廼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  
廼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  
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

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  
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師古曰言士亦愛惜之  
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  
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者利無耻者亦多歸漢如師  
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頓讀曰鈍者讀曰者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  
即定矣然大王資毋人師古曰資謂天性也毋古侮字不能得廉節之  
士顧楚有可亂者師古曰顧念也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  
昧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昧音抹且音子間反不過數人耳大王能  
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其君臣以疑其心師古曰音居其反  
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  
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

詩格十五卷張書卷  
漢業如何作得成  
像能回世君臣可  
恰許火素已下口  
五美金四萬斤

墨筆作

宋神曰乞當作賜

宋神曰乞當作賜  
宋神曰乞當作賜  
宋神曰乞當作賜

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  
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  
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  
具舉進見楚使師古曰舉即陽驚曰以為亞父使廼項  
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  
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  
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廼大怒曰天下事  
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  
而死師古曰疽癰瘡也音千余反平廼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  
楚因擊之平廼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  
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下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言之

宋神曰復有  
項王字

宋神曰復有  
項王字

韓信曰得度王

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寤廼厚  
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為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  
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  
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攻堅子耳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高帝默  
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  
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  
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師古曰與如也上曰不能過也平曰  
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  
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師古曰趣讀曰促  
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  
諸侯南方有雲夢師古曰楚澤名夢音莫風反又讀如本字陛下第出偽游

宋神曰本固  
作固也作固  
考長

師古曰楚澤名夢音  
莫風反又讀如本字

宋初台圍字上耗  
有所字

雲夢師古曰弟但也語聲急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郊迎師古曰言出而陞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廼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諸侯於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師古曰若汝也廼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師古曰闕氏音焉支高帝既出其

星本今字  
作合字

陳平奇計事  
紀七年臣有

宋李景祐手  
陳子校序

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孟康曰中山瀋陰縣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師古曰陳其短失過惡於高帝怒曰噲見吾病廼幾我死也孟康曰幾幸我死也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師古曰傳音張總反平至

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  
帝之故人功多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又呂后女弟呂須夫有  
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  
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  
曰反縛兩手也載檻車詣長安而今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  
高帝崩師古曰未至京師於道中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須怒廼馳傳  
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  
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  
之就師古曰就成也言畏讒毒己者得其成計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廼  
以為郎中令日傳教帝如淳曰傳相之是後呂須讒廼不得行  
樊噲至即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

宋皆臣文  
道中若下  
當有行字

陵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  
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  
之還擊項籍陵廼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  
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師古曰鄉讀曰嚮陵母既私送使  
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  
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母  
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  
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陵為安國侯陵為少文任氣  
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  
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

擊之師古曰說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師古曰說問左丞相  
 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  
 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  
 始與高帝啜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師古曰啜小獸也音所甲反今高  
 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  
 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師古曰廷爭謂  
當朝廷而諫爭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  
 是呂太后欲廢陵廼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  
 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字本作殿音  
 同十年而薨陵之免呂太后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  
 審食其為左丞相師古曰食其音異基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

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  
 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不治師古曰不治  
止宮中也李奇曰不治丞相職事也師古曰李諡是也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  
 官皆因決事呂須常以平前為高帝謀執焚燬數讒平  
 曰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其呂太  
 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須於平前師古曰質對也曰鄙語曰兒婦  
 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譖師古曰顧念也  
 呂太后多立諸呂為王平偽聽之師古曰謂且順從之不乖悟也及呂  
 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  
 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為相如淳曰舉猶皆也眾人  
矣師古曰言文帝以平勃俱舊臣有功皆欲以為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

宋祁曰別本帝上有白字

隋北集十九卷

衡周勃為右相陳

平為左相帝問

以獄與穀勃不知

汗出洽背又問

曰有主者之與

足蓋學與不學

辨心動乎金其功

至相位勃主手

少好言當受

帝問勃不知

毛於此汗洽背

者不香也也手

又雖不知能善其

答曰是之三人可

主手

主臣世世家

老陳平付注

事止對宋別集解

史記平于二為唐

臣進封前稱主

臣行上唇前之

昧死之

又

多

抄

本

字

子

平

病

請

平欲讓勃位廼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

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

於是廼以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

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

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下歲決獄幾何師古曰臨

音君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

知汗出洽背師古曰洽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

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

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

事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

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陛下不知其驚下使

待罪宰相師古曰驚凡馬之稱非駿宰相者上佐天子

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師古曰外填撫四吏諸

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

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

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強對邪於

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

而平顯為丞相師古曰顯與專同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傳

子至曾孫何坐畧入妻棄市王陵亦至玄孫坐酎金國

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

子平嗣侯淄川王及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平曰

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師古曰此吾世即廢亦已矣終

平謂陳平

吾世即廢亦已矣終

平謂陳平

吾世即廢亦已矣終

平謂陳平

吾世即廢亦已矣終

平謂陳平

吾世即廢亦已矣終

平謂陳平

吾世即廢亦已矣終

平謂陳平

宋祁曰此本各字

宋祁曰此本各字

宋和昌漸平之

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

貴師古曰掌專衛子夫之姊然終不得也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師古曰卷縣名也地理志屬

沛勃以織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

以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以樂材官引強

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馬也師古曰強音其兩反

從攻胡陵下方與師古曰音房豫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

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天下邑先登賜爵五

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師古曰毀之言填也

擊破章邯之毀兵也殿音丁見反畧定魏地攻轅戚東縉以往至栗師古曰音昏取之攻蓄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

利美子曰殿取多音功之下名也

蕪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師古曰音善甫夜襲取

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立下攻開封先至城

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師古曰多謂功多也後章邯破

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

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

襄賁令師古曰賁音肥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

攻長社音奔尸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師古曰賁音奔尸

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

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

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也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

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也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

制敵曰殺  
耳言勢將卒之  
有功之戰曰多

救漆師古曰漆扶風縣擊章平姚卯軍西定沂師古曰沂亦扶風縣音口有反  
還下郡頻陽師古曰郡即岐州郡縣也圍章耶廢立破  
之西擊益巴軍破之如淳曰章邨將也攻上邽師古曰邽邽音圭東守曉  
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丘禹反遇音顛還守教倉追籍籍  
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  
陽櫟陽賜與穎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  
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前賜爵  
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以將軍從  
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孟康曰縣屬雲中也  
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  
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

砮石應劭曰砮音沙孟康曰地名也齊恭破之追北八  
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  
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  
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  
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圉師古曰鴈者鴈門守之名音下頓反因轉攻  
得雲中守邀丞相箕肆將軍博師古曰邀古速字也隸音七二反博者亦豨將  
之名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  
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  
燕王盧縮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師古曰薊州薊縣也音  
計得縮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縮郡守陘其名也師古曰陘音刑太  
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渾音胡昆反破縮軍上

漢書

士卷周亭木履  
人之佳習曰其  
履質如木石此  
履其二兩矣

蘭後擊絃軍沮陽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上谷追至長城定上谷  
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  
嚴從高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者凡也也丞相二人  
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  
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強敦厚師古曰木謂質樸強音其  
兩反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勃不好文學每召  
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向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也師古曰鄉讀  
曰趣為我語蘇林曰音趣舍臣讀曰令直言勿稱經書  
也其稚少文如此服虔曰謂訥鈍也應劭曰今俗名拙  
音直推反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  
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以趙王

史記注卷昭曰  
稚不撓曲直至  
少稚

夏侯嬰傳作清言  
士者信初嬰方  
勝今故曰勝之後  
今世信二千九百  
叔子世信產

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  
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高后紀於是陰謀乃  
為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  
詐名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  
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師古  
曰云被誅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為孝  
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  
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滕公前謂少帝曰  
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廼顧麾左右執戟皆仆兵罷師古曰  
頓也音赴有數人不肯去官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師古曰荆  
張釋今此作釋參錯燕吳傳云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  
不同未知孰是也

夏侯作以

夏侯作以

宋何古下  
當有之字

欲持我安之乎師古曰言滕公曰就舍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入太尉往喻廼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師古曰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以久當之不去即禍及矣厭音一涉反又音烏仰反勃懼亦自危廼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

侯之國廼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廼書牘背示之本奇曰吏所執簿也師古曰牘木簡以書辭也音讀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師古曰尚配也解在張耳傳故獄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應劭曰陌領絮也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為冒絮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以覆其頭提擲也提音徒計曰絳侯絳皇帝璽將兵於北軍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反尚不反況今更有異乎師古曰絳謂引結其組音烏版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

冒絮史記世家七  
後曰音廣  
某音為  
頃也  
太后  
因  
方  
向

宋和曰漸本也知字  
上有此終字

宋和曰景祐本一  
年下有文帝乃叔  
子賢者河內太守  
十二子叔後言文  
帝叔勤子者推  
重於文帝弟方及  
耳不容先更於此  
重複見也若更  
存此則河內太守  
三知再見班固之  
必不益也云云

宋和曰倫當作落  
集散音桃云周  
車支河封

利本世曰言數弓  
皆星也敵手至  
何處持備何取  
已乎世二字疑行

顧欲反邪師古曰顧猶倒也文帝既見勃獄辭廼謝曰吏方驗

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口吾嘗將

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

證曰武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音竹仲反坐殺入死國絕一年文帝乃擇勃子賢者

河內太守亞夫復為侯亞夫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應

曰許負河內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師

溫入老嫗也師古曰從豎居三歲兄絳侯臣之兄以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

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師古曰視讀曰示負指其口

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師古曰從豎居三歲兄絳侯

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廼封為修侯師

曰縣在渤海地理志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

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

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

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

士吏被甲銳兵刃數弓弩持滿師古曰數張也音謹天子先驅至

不得入師古曰先驅導駕者也音謹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

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

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廼傳

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

是天子廼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

是天子廼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

是天子廼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

宋和曰本李云  
文帝乃叔勤子  
賢者河內太  
十二子也  
支上有弟字

宋和曰倫當作落

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天子為動改容式車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悅身撫式以禮敬人式車前橫木也使人稱謝師古曰謝告也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師古曰鄉讀曰嚮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廼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大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師古曰剽音匹妙反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師古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問節都尉為畫此計亞夫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

遮說亞夫曰將軍來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父矣師古曰輯與集同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踊阬陘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師古曰右謂少西去也走音奏出武關抵雒陽師古曰抵至也間不過差一二日師古曰謂右去行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師古曰不意其倅至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殺踊間果得吳伏兵廼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集也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師古曰走音奏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

吳文之二  
異本有之

城待五明朝節  
伯澤推受昨叛  
作佳壁已發

劉孝子曰兩陣相  
向是奪東南取  
則南北在陣後  
由考之蓋亞夫  
令備西南兩陣  
者但欲見能料  
敵及其所及不知  
逐失安也

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  
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  
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取如淳曰  
師古曰音子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  
得入吳楚既餓廼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  
濞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  
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王金月餘越人  
斬吳王頭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  
廼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  
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  
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

未和浙本  
堅作終

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  
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弟長及  
臣即位廼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  
耳師古曰言富貴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廼其子  
彭祖顧得侯師古曰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師古曰  
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  
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  
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沮者  
音才其後匈奴王徐虛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上欲  
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  
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廼悉封徐

臣妻叔想

宋神宗本匡大  
戴大衛

史記世家其末周  
勃傳匡未詳曰

言不設者者此豈  
非我意於君有不

足手故也信云此  
故不足君之食其

之備失之耳蓋當  
所以帝視之矣也

若本不為是當則  
有辭未必去矣

又引魏武  
賜荀彧書云

少至臣子之末衛  
信付上以者數百

可相少主之官也  
宋神宗本下字下有

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亞夫

賜食獨置大噾師古曰噾大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

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上視而笑曰此非不

足君所乎孟康曰設噾無箸者此非不足備於君所乎

之不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亞夫免冠謝上上

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泚少主臣也居

無荷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

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取庸苦之不與錢

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取庸苦之不與錢

苦謂極苦使也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

事連汗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音

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

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

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責此吏云

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

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廼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

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

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

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歲上廼更封絳侯勃中子堅

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

官後有罪國除亞夫果餓死死後上廼封王信為蓋侯

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為絳侯

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

壯持強精為勇  
魁梧素拙為作手

丘虛壯大之

宋本中作  
它字

宋神宗本  
匡文由科字  
上有豈不  
二字

宋神宗本  
匡文由科字  
有作者字

老用增詩十三卷  
十三子時尤偉  
蕭太子計魁格  
格字作手老押  
之約  
史記世家趙買史  
史記曰金心老  
其久計魁格奇  
偉至見其圖  
狀貌如得人如  
蓋孔子曰豹取  
人夫孔子弟徒  
亦云  
柳文三子其五  
史官韓愈曰  
曰三弟徒微益  
容貌

意也蘇林曰梧音悟節古曰魁大貌也反若婦人女子  
悟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為吾非也  
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師古曰子羽孔子弟子  
善故云學者多疑於鬼神師古曰謂無如良受書老父  
然也亦異矣高祖數離困院良常有功師古曰離遭也豈可謂泯天  
乎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  
而為謀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師古曰故謂中屯難也平竟自免  
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為布衣  
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  
伊周師古曰伊周之任伊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  
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師古曰戇愚也舊音下  
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廼所及師

曰乃汝也言汝亦不及見也終皆如言聖矣夫

張陳王周傳第十

張良傳云良嘗從容步游下邳汜上服虔曰汜音願楚  
人謂橋曰汜應劭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  
顏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虔是臣必  
按從水乃詩云江有汜及今有汜水縣字音詳里切據  
許慎說文云東楚謂橋為圮在土部本從土傳寫蓋誤  
從之合從土作願音下文直豎其履汜下並作圮字校  
定

周勃傳後理入  
曰君七年之後  
如其言孰本

人倫廣望三夫。從後入口。名騰蛇。許負相辭通騰蛇入口當餓死後果如其言又相周勃夫  
將相皆備不九年則餓死惟侯白既富貴其也餓死許負指其口曰君從後入口世餓死後果

樊鄴滕灌傳斬周傳第十一 班固 漢書四十一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師古注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後與

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

迎高祖立為沛公師古曰高祖時亡噲以舍人從攻胡

陵方與師古曰皆縣名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師古

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師古

郡者也破之於豐縣下與司馬卮戰碭東師古曰秦將章邯之

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頽曰即官大從沛公

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文頽曰即公大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師古曰陽破李

漢書四十一

劉敬曰圍縣者  
尉王都尉文都尉  
尉至景帝置  
明世衍都子

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居氏春秋曰魏文侯東

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

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師古曰周即成武陳留圍縣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師古曰生

獲曰賜爵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鄭氏曰亳成湯封

是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師古曰在音江擊破趙黃軍開封北

賁音奔師古曰以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

六人師古曰既斬侯一人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遇

羽反遇音顯師古曰曲音立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

賜爵封號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巨賈

非也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巨賈說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

輾轅絕河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雙破南陽守

斷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霸師古曰南陽之以卻

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

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

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

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

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

居營外聞事急廼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師古曰營

之守噲直撞入立帳下師古曰謂以盾撞項羽曰之問

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

師古曰謂以盾撞項羽曰之問

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

東城劉某世美  
紙掛書一省可怡  
性觀乎一類可  
心廢也

彘有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  
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  
上以待大王師古曰時項羽未為王故高紀云大王今  
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  
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師古  
及從者之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  
軍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因遂已師古曰無誅沛公之  
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師古曰微  
也殆危也譙音才後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  
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  
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

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西謂隴  
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  
之丞於白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繫城先登師古  
讀與郿同縣名即右樓所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  
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  
將從擊秦車騎壞東師古曰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  
郿槐里柳中咸陽師古曰柳中即細柳也灌廢丘最李奇曰  
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  
也師古曰高紀言引水灌廢丘李說是也或者云漢王  
自彭城敗還始灌廢丘此時未也此說非矣彭  
城更灌廢丘始平定之無廢丘此時已當灌矣至櫟陽  
賜食邑杜之樊鄉師古曰杜縣之樊鄉從攻項籍屠蕘囊師古  
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蕘囊城功臣表有蕘囊侯師古  
曰既云攻項籍屠蕘囊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  
之城明矣但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立薛  
未詳其處耳

宋神宗後漢地  
理志陶注郡  
竟句有李  
東城

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師古曰滎陽之廣武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師古曰夏音士雅反虜楚周將軍卒四十人師古曰周音士雅反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陳音士雅反屠胡陵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立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臣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師古曰瓚說是遷

十卷周勃傳勃相國代樊噲將擊下前得傳大將抵燕偃安臣之尉弱

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其母名卬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縮反噲以相國擊縮破其丞相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定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噲以呂后弟呂須為婦生子伉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

帝嘗病師古曰黠布未反之前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

臣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廼拱闥直入師古曰闥宮中

屏也音土曷反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官者卧噲等見上

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

下已定又何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蒲拜反且陛下病甚大臣震

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官者絕乎師古曰顧猶反也且陛

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矯為詔命殺夫蘇而立胡亥高帝

笑而起其後盧縮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

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師古曰惡謂毀也諸言其罪惡也即上一日宮

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

怒廼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師古曰即就也陳平

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師古曰釋解也

其罪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謚曰武侯子伉嗣而伉

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侯時用事顯擢與專同大臣

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須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

月孝文帝立廼復封噲庶子市人為侯復故邑薨謚曰

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能

為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廣實

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玄孫之

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酈音歷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

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

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維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漢中旬水關上之關也今在旬陽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攻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為漢王是則沛公從武關藍田而來商時別從西道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先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拘邑泥陽師古曰泥陽北地縣也拘邑今在幽州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孟康曰地名也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師古曰師古曰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

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又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謂為相而居守者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牆也或曰軍前以大軍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兩陣得以破布軍更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文穎曰商有疾病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廼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

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廼得入據北軍遂以  
 誅諸呂商是歲薨謚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鄺况賈友  
 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  
 下藥布自平齊來廼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  
 姊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免上廼封商  
 它子堅為繆侯師古曰繆所封邑名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武帝  
 時為太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鄺  
 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厩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與  
 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  
 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

劉敬告故不傷嬰  
 者高祖祇言不曾  
 傷嬰故嬰故殺其  
 定然告故者及生  
 於上者不眠故移  
 獄復也嬰以坐  
 繫案按也

以師令後悔閉城  
 守也世即祇禁  
 取指帝未嘗兩至  
 沛下文義相屬非  
 兩更甚明  
 史記世五更一更侯  
 嬰付告故不傷嬰  
 蘇展曰律有故乞  
 鞠高祖自告不傷  
 人。案高祖自告  
 灼云獄信竟洋因  
 鞠指罪狀因若稱  
 枉殺乞鞠者行也

如淳曰為吏告故不傷嬰蘇林曰自告情嬰謚之移獄  
 傷人其罪重故不傷嬰故不傷嬰也  
 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高祖之初與  
 徒屬欲攻沛也師古曰謂始止在嬰時以縣令史為高  
 祖使上降沛一日師古曰謂父老開高祖為沛公賜爵  
 七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車師古曰為從攻胡陵平嬰  
 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平以胡陵降  
 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  
 軍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師古曰趣讀曰促謂賜  
 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  
 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軍曲遇嬰從捕虜  
 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師古曰時自相

嬰禮之後獄  
 覆案昭高  
 帝自言不傷  
 嬰禮之  
 是獄辭翻  
 覆也

劉孝子曰抱兩兒者  
未有能背而能  
抱持者况復此子  
稅是也

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令。  
師古曰：因奉車，車從攻戰，以至霸上。從攻定南陽，  
戰於藍田芷陽。師古曰：芷陽，後為霸陵縣。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嬰  
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  
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嘗  
先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師古曰：罷，常駿兩兒棄之。  
服虔曰：躓音發，晉灼曰：音足。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  
跋物之跋，師古曰：服音是。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立  
乘嬰恐小兒墮，各置一而擁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  
方人謂抱小兒為擁樹，面者以面首向臨之也。師古曰：  
面備也。擁，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己而抱持之，以馳  
故云。面雍樹馳，服虔言圍樹。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  
而逃，義尤疏越。擁讀曰擁。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  
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

劉孝子曰賜所  
奪則嬰蓋以  
嘗奪邑人之心  
復賜之耳

嬰食邑沂陽。師古曰：沂，音魚，依反。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  
魯，益食茲氏。師古曰：茲氏，縣名。地理志屬太原。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  
反，嬰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  
世勿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  
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  
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  
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師古曰：故示開暇，所以固  
鄉。卒以得脫，卒終也。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  
邑使食之。  
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  
多，賜所奪邑五百戶。孟康曰：持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從擊陳豨黥布  
軍，陷陳，卻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

高帝紀

灌嬰傳曰類信侯  
灌嬰信苦曰肥類  
信侯之灌嬰之  
名何轉寫誤也

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從竟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  
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  
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曰  
近我以尊異之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  
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  
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太僕八歲薨謚曰文  
侯傳至曾孫頌音普河反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奸  
自殺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頌尚主  
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為孫氏  
灌嬰昨陽敗繒者也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高祖為沛公略地至  
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

嬰本名從子  
又竟字作  
三百字  
高紀十二年  
三月匡有甲  
乙次弟故曰  
弟也  
周勃傳作  
灌

灌嬰信食類信  
二千五百戶

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闕賜爵七大夫又從  
攻秦軍毫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康曰攻戰速疾也師  
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  
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齎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  
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  
公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  
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  
臨晉關擊降殺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  
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  
曰杜縣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  
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

里本名北字

力疾執

劉宋本  
左右馬騎  
宋和曰淳化本作九  
右馬也本主九  
左馬也本主九  
字不當去九字  
字不當去九字  
以注觀當有九字

張晏曰故秦將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  
降為公今反騎來衆漢王廼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  
泉人李必駱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翊習騎兵今為校尉  
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  
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猶言隨從者嬰雖少  
然數力戰廼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  
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絕其饗道師古曰饗古餽字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  
冠於營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  
之馬左亦如之晉灼曰擊破拓公王武軍燕西拓縣名  
下所謂左右千人之騎擊破拓公王武軍燕西拓縣名  
公者拓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也  
亦縣名古南燕國也音一千反所將卒斬樓煩將五

饗餉今始兩  
加月禮饋  
曰饋糧也  
儲

劉宋收字  
下加字

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連尹一人  
蘇林曰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  
楚官也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  
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  
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  
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及將吏四  
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師古曰  
名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  
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  
公於假密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卒斬龍且師古曰  
之卒也其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  
下亦同

前漢書

卷三

得亞將周蘭師古曰亞次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  
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  
郡守也時身虜騎將入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  
每郡置長  
慮徐師古曰僮及取慮及徐三縣名也取音趨又音秋慮音廬度淮盡降其城邑至  
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項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項  
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郟公  
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莒騎平陽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  
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師古曰佗音徒何反留薛沛鄼蕭相師古曰  
日凡六縣也攻苦譙師古曰二縣也復得破將與漢王會頰鄉  
鄭音才何反  
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  
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

嬰本破作亞

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  
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  
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雜長之  
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吳郡長當時為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  
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  
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  
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  
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  
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  
人服虔曰胡名也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  
磬石師古曰磬音千坐反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

相侯敵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敵及特將五人師古曰卒各獨為將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  
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  
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  
定今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  
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  
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  
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為亂  
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呂祿等以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

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  
事師古曰風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  
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  
千戶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絳侯勅免相嬰為丞相罷  
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  
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以丞相  
薨謚曰懿侯傳至孫疆有罪絕武帝復封嬰孫賢為臨  
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杜  
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  
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師古曰共

恭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孟康曰縣名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師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師古曰赦地名敖倉蓋取此益食邑屬淮陰張晏曰韓信也信時為相國云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師古曰參曹參也博太山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而屯守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為代相兼將此屯兵也二歲為丞相將屯孝惠五年薨諡曰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斬欽以中涓從起宛胸師古曰欽音翁宛音於元反胸音其于反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如淳曰騎將尉千入司馬侯也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騎長一人張晏曰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欽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立擊反者王武等畧梁地別西擊邢說軍菑南破之師古曰菑後為考城說讀曰悅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侯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

之河內擊趙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四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李  
曰或以爲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兵降鄴從攻朝歌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營下略地東至鄆郟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之子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

爲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破之師古曰侯敞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薨謚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繇沛人也師古曰繇音息列反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爲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即馮翊池陽縣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戰有利不利終立離上心上以繇爲信武侯師古曰以其忠信故

宋初海國當作陳國

士對約含佳字相代考一之之用此臣父死子三曰五說文三十年考一世茲考約含佳字臣鉉銀鉉也

通鑑十二音文胡三有臣言身与禄女善說說出陪因身其臣而珠三

加此 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縶泣曰：始秦攻

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

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縶為鄴城侯。服虔曰：音

管蒯之蒯，蘇林曰：音薄，催反。晉灼曰：功臣表屬長沙師。士曰：此字從蒯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

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孝文五年，薨，諡曰貞侯。子昌嗣，

此其實也。又音普肯反。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縶子應為鄴侯。蘇林曰：音

康侯。子仲居嗣，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為弟子仲弓發此言也。犁，雜色。騂，赤色也。舍，置也。言牛色絕而角美，堪為犧牲，雖以其母

犁色而欲不用，山川寧肯置之？喻父雖不材，不害子之美。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張晏曰：茲，基紐也。言雖有田，具值時乃獲。信矣！樊噲夏

黑圖作基，蓋亦有鉉基。

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敗繒之時。師古曰：鼓，刀謂屠狗。豈

自知附驥之尾。師古曰：蓋以蚊蚋為喻。言說驥之尾，則涉千里。勅功帝籍慶流

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

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師古曰：周勃等劫其父而令寄

行，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前漢書卷之十一  
十五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班固 漢書四十二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 師古注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秦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有罪亡歸

及沛公畧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

質。 師古曰。質。質也。質。質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

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

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

為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

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

曾本。鎧。或作櫓。  
櫓。櫓。櫓。或作

前漢書卷之十一

宋神宗越本自作以  
校改以作自

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六年  
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文穎曰以能計  
故號曰計相師  
古曰專主計  
籍故號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  
侯與按郡國  
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  
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是時  
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  
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  
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蒼相之十  
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師古曰苛音何秦時皆為泗水卒史  
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  
沛公以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  
也師古曰志與職同音式異反苛

為客

張晏曰為帳下  
賓客不掌官也

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苛

為御史大夫昌為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

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苛罵曰

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  
也趣讀曰促項羽怒亨苛

漢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

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

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師古曰下  
音胡駕反昌嘗

燕入奏事孟康曰以上宴時入奏事  
師古曰燕謂安閑之居也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  
抱也昌還走師古曰還  
謂却退也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

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

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

爭之

向上有上字  
字列宋本

列敘四歲字  
本在縣布反  
上語各在  
宋神宗本  
一月作三月

劉徹曰期讀少首  
曰欲其色之其  
林之謂極者其  
朱神曰孝官李臣  
口不修言此臣期  
知其不可測也  
知期不可測下  
後廢太子臣期  
不孝詔予格世則  
前二吃作其後  
耳若云臣期知  
其不可又了之  
意又又顏臣  
文元七上每字

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  
為入吃師古曰吃言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  
期期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  
期上欣然而笑即罷吕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  
箱篋之形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師古曰微無  
反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  
不全也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  
房豫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  
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  
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  
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以趙王

史記注期以  
口吃為極  
重言期  
東漢後生可  
畏吾家後力  
年後來錯  
料老三卷  
宋祁曰向  
報作同

年少而戚夫人與吕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  
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師古曰不堯曰陛  
下獨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吕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  
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誰可者堯曰御  
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  
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師  
曰固必也言公彊為我相趙師古曰彊音其昌泣曰臣  
必欲勞煩公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  
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於是我私  
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師古曰已止也於是徒御  
史大夫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

師古曰以口  
吃為極  
重言期  
東漢後生可  
畏吾家後力  
年後來錯  
料老三卷  
宋祁曰向  
報作同

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師古曰堯言堯曰為之餘人不能勝也易代也遂拜堯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王年少竊聞太后怒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廼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鳩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謚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

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謂畫策令周昌為相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任敖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謚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

朱神曰官本尤作凡  
且不音也  
從凡若從尤則當  
音音如字作去色  
浙本凡作尤

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

正律曆文類曰緒尋也謂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

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師古曰推五德之運以為漢

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

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

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之說比音類二反

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

為丞相卒就之師古曰卒終故漢家言律曆者本張蒼

蒼凡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師古曰邃

蒼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以救及貴父事陵陵死後

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

丞相十餘年曾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

直戀反音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

下蒼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

公孫臣以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張晏曰以秦水

灼曰草更元更目後年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

為讓師古曰用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謚曰文侯傳子

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

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

乳女子為乳母師古曰言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

教

朱神曰本類作

朱神曰作

子下國到朱

年百餘歲廼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申屠嘉梁人也材官蹷張

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疆弩張之故曰蹷張律

有蹷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蹷張以足闢者曰蹷張蹷音厥蹷音布麥反

從高帝擊項

籍遷為隊率

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

從擊黥布為都尉孝惠時

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

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

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

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忿不可而高帝時大臣

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見在之人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

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

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

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

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

可以不肅師古曰肅敬也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罷私戒教之罷

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

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師古曰第但也吾今使人召若

師古曰若亦汝也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

如師古曰如其故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

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師古曰史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行斬

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師古曰釋音徒各反鄧通既至

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嘉為丞相五歲文帝

朱神曰此本見字

朱神曰此本上有曰字君字下有其字

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師古曰：適，讀曰謫。而丞相嘉自絀師古曰：絀，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垣也。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垣音畏，懼之。懔，師古曰：喫音如椽，反解在食貨志。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垣，垣故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今之散官音如勇反。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師古曰：言先斬而後奏。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曰節侯。傳子至孫，史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

十卷用郭付弟若人  
木履數厚，目擊曰  
木履雙椹，履其兩  
又

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以列侯繼踵。躡躡廉謹。師古曰：躡，持整之。免也。躡音初角反。為丞相備負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為漢名相。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名為好律歷也。而專遵用秦之顓頊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歷，何哉？師古曰：何哉，何為其哉？然周昌木強人也。師古曰：言其強質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任敖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師古曰：殆近也。言其學曰右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識見不如蕭曹等也。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鄴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班固

漢書四十三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師古注

鄴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好讀書家貧落魄

無衣食業鄭氏曰魏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魏失業無次也鄭音是為里

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曰吏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皆謂

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

師古曰徇亦畧也音辭峻反食其聞其將皆握齧好荷禮應劭曰握齧音古曰荷與荷同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廼自

匿後聞沛公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

子張慶曰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公騎士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

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媢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

也

游莫為我先

師古曰先謂紹介也

若見沛公師古曰謂曰臣里中

有酈生年六十餘

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

自謂我狂

騎士曰沛公不喜儒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諸客冠儒冠來者沛

公輒解其冠溺其中

師古曰溺讀曰尿音乃鈞反

與又言常大罵未

可以儒生說也

食其曰第信之

師古曰第但也

騎士從容言食

其所戒者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沛公至高陽傳舍

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

謂傳置之舍也

其義兩通也皆類此

使人召食其食

其至入謁沛公

方踞牀令兩女子洗

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

而見

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

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

率諸侯攻秦乎

沛公罵曰豎儒

師古曰言其賤劣如僮豎

夫天下同

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

徒合義兵誅無道秦

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

衣

師古曰輟止也起衣著衣也

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

衡時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衡橫也

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

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

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同收散

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

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

如淳曰四面往來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

今其城中又多積粟

臣知其令師古曰素與其縣今相知

今請使令下足下師古曰即不聽足下舉兵

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

留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第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

西南略地食其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二年秋項羽擊

漢拔滎陽漢兵遣保鞏楚人間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  
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救趙及梁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  
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  
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  
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教倉天下轉輸以  
矣臣聞其下乃有臧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教倉  
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師古曰適讀曰適適卒謂卒之有罪適者即所謂適  
成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自奪便利也卻音丘畧反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  
楚漢又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  
下機師古曰赤手耕曲木也音盧對反紅讀曰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

利故曰世何修東  
有甲南杜甲接信  
乃是甲解核云有  
使幸女傷甲解  
軍塵下以死漢

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師古曰敖塞成  
臯之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距  
飛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守  
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師古曰以地形而制則天下知  
所歸矣方今燕趙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  
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城齊田宗彊負海岱阻河  
濟師古曰負背也岱泰山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  
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  
稱東藩上曰善廼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  
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  
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

異本齊作  
未得日人耗  
作民

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方併也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師古曰言項羽吝爵得用事師古曰言唯為入刻印玩而不能授孟康曰刻得用事師古曰言唯為入刻印玩而不能授孟康曰刻得用事師古曰言唯為入刻印玩而不能授孟康曰刻

宋本校本云  
或為負字

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師古曰援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入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庾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社太行之院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廼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師古曰日日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讀曰憑憑據也軾車前橫不用兵衆廼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

車而游說不用兵衆

雅信史記三十五  
陸賈付家後曰結  
音計博方警一撮  
以推亦結之故從結  
且事雅信二字依  
字樣亦通雅賈  
人李微黎允註今  
他同其凡俗但雅  
其安而信之也

為食其賣已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廼亨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  
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  
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音介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  
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師古曰時人皆謂其  
辯口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  
師古曰佗音他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贈結  
箕踞見賈服虔曰賈音推今兵士推頭聳也師古曰結讀曰聳推聳者一撮之聳其形如推箕踞謂  
仲其兩脚而坐亦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  
曰箕踞其形似箕音似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偕父母之恩是  
反天也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師古曰區小貌禍

異本佗作抗

史記鄒食其傳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令武遂嗣三世素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元狩  
元年中武遂侯疥正義曰年表云年子敵嗣年子平嗣元年有耶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  
病死國降也國降而後食其更食武陽子遂嗣恐後居悞也

雅信史記三十五  
陸賈信李陵曰結  
音計理者警一撮  
以推而結之故後結  
且李雅信二字依  
字樣亦通理東  
人李微娶九姑今  
他同其凡俗但雅  
其安而信之也

為食其賣已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廼亨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  
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  
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音介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  
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師古曰時人皆謂其  
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  
師古曰佗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賈結  
音旋河反賈踞其形似箕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  
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偕父母之恩是  
反天也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師古曰區小貌禍

異字作抗

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桀並起師古曰正唯漢  
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  
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  
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  
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  
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  
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師古曰郊迎而迎乃欲以新造未  
集之越師古曰集猶成也屈強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漢誠  
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使  
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師古  
其易於是佗廼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也音厥謝賈曰居蠻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師古曰與如也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今王眾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師古曰崎音丘直反嶇音區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廼大說賈師古曰說讀不悅謂愛悅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師古曰言素所不聞者日聞之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裝

也如淳曰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其實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齎行故曰橐中裝也它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它送也師古曰它猶餘也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喪之夫音扶差音楚且反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師古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以子遂稱趙氏師古曰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據素本紀鄭說吳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師古曰鄉讀和樂也高帝不懌師古曰懌有

宋本校本云  
浙本佳文宜  
作產

日初東萊先生文集  
集穰漢史手筆  
招陸賈使其子  
析居今財敗俗  
傷化墨理實不  
忍仕呂氏今財  
况書東西遊夏  
世宗之飲食燕  
樂亦殊呂女劉  
功高焉者必親  
寡僕自不尚  
責其細

利故曰史記作數見  
不鮮之入常情類  
見則不羞故母之  
濁女也馬官付君  
有不鮮注是淫  
人語也陽夏云  
按官傳自云云  
不有鮮明固守  
以固位劉似誤引

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

師古曰著明也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

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師古

見存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

師古曰有買自瘦不能爭之師古曰度廼病免以好時

田地善往家焉師古曰好時即有五男乃出所使越蒙

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

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

約過女女給入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師古曰又改所

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宅客率不

過再過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宅客率不

反木數擊鮮母父濁女為也服虔曰濁字也吾常行數

古曰鮮謂新殺之肉也濁亂也言我至之時汝且數數

擊殺牲牢與我鮮食我不久往亂累汝也數音所角反

濁音下呂太后時王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

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嘗燕居深念

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策賈往不請直入坐師古曰言

將命而徑陳平方念不見賈師古曰思慮之賈曰何念

深也平日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韋賈曰足下位

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

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

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師古曰士豫附

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

千金史記注  
供制一金且  
千金

按左史記注  
供法已應煩  
百兩擊鮮  
台久濁鮮  
諸言

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師古曰謂絳侯與我戲易吾言  
師古曰言降侯與我相戲仰輕易其言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  
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  
飲太尉師古曰厚為共具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  
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  
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師古曰廷名  
聲籍甚孟康曰言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  
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  
佗去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令比  
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

墨本同作同

發表史記注釋  
華服復洛發履  
宮故之發也

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如淳曰遂  
者布臣也臣贊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反師古曰贊說是也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  
相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  
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師古曰  
欲知建師古曰欲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  
方假貸服具師古曰貢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  
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  
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  
張晏曰相和當同恤灾危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  
為君死矣辟陽侯廼奉百金稅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  
之具稅音式丙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  
反其字從衣

前漢書卷之三

八

師古曰布又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

太后慙不可言師古曰不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

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

乃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師古曰有籍孺孝惠有閔籍孺則二

人皆名為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閔籍孺誤刺籍字後人所妄加耳說曰君所以得幸帝

天下莫不聞師古曰言不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師古曰

日下音胡嫁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日

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師古曰

和謂脫其衣袖而見肉袒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

驩兩主俱幸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怒從其

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

陽侯以為昔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

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

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為罪宜誅者至卒不誅計畫所以全

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

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聞

更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為

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師古曰乃汝也遂自剄文帝聞而

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廼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

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戊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

輓蘇林曰輓音凍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一

朱仰曰臣二音同也常刪作音同耳

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  
敬曰臣衣帛衣帛見師古曰衣者帛也衣褐衣褐見此褐謂  
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  
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郟師古曰郟  
邑名也即今武功故積德系善十餘世師古曰象公劉  
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師古曰  
西伯斷虞芮訟文兼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  
是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師古曰濱淮也武  
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

宋神宗維字下有  
陽字

周公之屬傳相焉廼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師古曰中  
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久不欲阻險仲音竹  
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師古曰謂東天  
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  
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  
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  
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師古曰夷  
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侔等也且夫秦  
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師古曰  
曰卒讀因秦之故資其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師古曰府

宋神宗維字  
下有擊字

宋神宗維字  
一有之字

聚也萬物所聚陸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入關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也師古曰搯與搯同謂捉持之也亢音岡又音下郎反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言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以其首勸都關中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師古曰匿藏也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匈奴還報曰兩

使

國相擊此宜奔珍見所長師古曰見示也今臣往徒見羸齒老弱師古曰齒音漬謂死者之肉也一說齒讀曰齊齊瘦也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諭匈奴注三十餘萬眾師古曰匈奴注山名在雁門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廼今妄言沮吾軍師古曰沮謂止壞也音材汝反械繫敬廣武師古曰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鴈門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反弄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

漢書卷九十四

兵革師古曰罷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

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父遠子孫為臣

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師古曰顧

念也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

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

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

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餉饋之使辯

士風諭以禮節師古曰周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外孫為

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天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

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

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師古曰近音其勒反高帝曰善欲遣長公

宋書曰字下越本字外字

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師古曰言唯奈何棄

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

于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

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主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去長安近

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師古曰言匈奴秦中

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少民地肥饒可益

實夫諸侯初起時沛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

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疆族

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

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事

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

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師古曰今高陵櫟陽

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臣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秦時以文學徵

待詔博士師古曰於博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

生問曰楚戍卒攻蕪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

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瓚曰將謂為逆

其意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師古曰不許其言

其變動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鏹

其兵視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鏹銷且明主在上法令具

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輳聚也言如車輻

音千豆反安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師古曰如鼠之盜竊如狗之盜何

過秦福昌錄  
鋒鏹鑄以若  
金人十二

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

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

者下吏亦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

疋衣一襲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拜為博士通已出反

舍師古曰還諸生曰生何言之謾也通曰公不知我幾

不免虎口師古曰幾死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

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通留

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

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漢王

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群盜

壯士進之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亮弟子皆曰事先

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天猶何也師古曰狡  
猾之通廼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師古曰蒙猶  
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斬將塞旗之士師古曰塞諸生且  
待我我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号稷嗣君張晏曰后  
如之復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  
儀號師古曰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醉  
或妾呼師古曰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饜之說  
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  
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  
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  
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臣願頗

孫劉  
宋神曰按當  
作按

揚子法言言美曰  
昔齊魯有大臣  
史失其名云云  
蓋言西曰西生云

范子悅也東茅表位  
又折絕心子苗及後  
并孫通為律范云  
儀又作藪  
史記孔各作律藪  
律廣白表位律藪  
少信曰聖設律藪  
習歸公禮子茅野  
杜地為藪子位

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  
能行為之師古曰度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  
曰通為使者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  
而徵諸生音徒各反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  
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師古曰言行德  
定禮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  
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也師古曰若汝遂與  
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及上左右為學者師古曰左右  
學謂素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最野外應劭曰立竹及  
有學術與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剪樹地為纂竹尊卑之次也  
春秋傳曰置茅絕師古曰最與絕同並音子悅反如說  
是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廼

令群臣習肄師古曰肄亦習也音弋二反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

諸侯群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

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戎卒衛官設兵

張旗志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餌反傳曰趨師古曰趨謂疾行為敬也

殿下郎中俠陛陞數百人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兩旁每陞皆數百人也功臣

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

東方西鄉師古曰鄉讀皆曰嚮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

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

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

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師古曰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尊卑次

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

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

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為太常也

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孺生隨臣父矣與共為

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

生諸生廼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

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

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

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

劉敞曰禮朝畢之法里酒之上禮畢乃伏抑首里酒上壽之故下文又結云竟朝罷之敢讙譁失禮者若少頗視則里法師便是祥臣飲不至醉亦主奉乃在下文又指重復不序多

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

孝仁作所

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  
攻苦食啖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淡音大敢反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適師古曰適讀曰適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  
師古曰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廼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習徒通為奉常師古曰又重為之也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孟康曰朝太師古曰非大朝也及間往師古曰非大朝也數蹕煩民師古曰妨其往來也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如淳曰作復道方始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

史記并修通信注  
長樂宮本奉  
樂樂宮之殿木  
后學居之

方目通奏事因請間師古曰請空際之時不欲對眾言之曰陛下何自築  
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朝服虔曰持高廟中夜月旦以游於衆廟已而復  
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窺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  
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也  
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師古曰舉事不當有過失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先師古曰原重也先  
故云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師古曰禮記曰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

惠化發同叔孫通  
三棟則懼坐注師  
古曰懼曰懼  
坐失守也  
法言一孝或人懼  
也又懼疾視也  
或本作懼  
原廟元帝紀有  
異注

劉敞曰謂少字  
星屬上句  
菓果作菓

也櫻音於耕反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

此典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師古曰縉紳儒者之服也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

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信哉劉敬脫輓輅

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師古曰枹者鼓

推所以擊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罷戰陣之事別創師古曰遇其

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師古曰鼎大

無足曰鑊音胡郭反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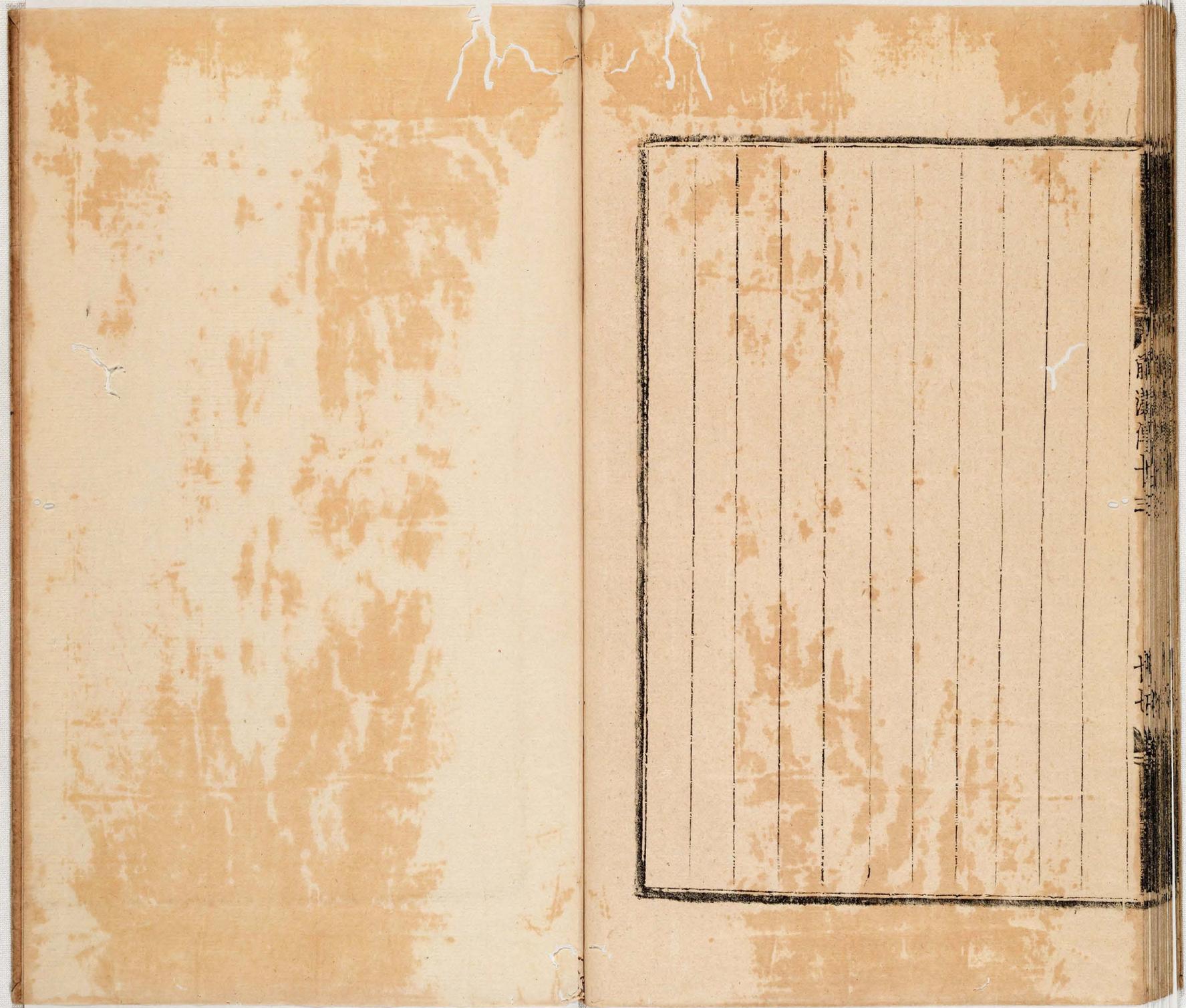
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師古曰以諸呂矯差託病歸家不受憂責

從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以安漢朝也從音七容反附會將相以

疆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前漢書十三

卷之三



